

# 薛濤 掃眉才子哀紅顏



元稹、白居易、牛僧儒、令狐楚、裴慶、張籍、杜牧、劉禹錫、張祜等才子都曾與薛濤有詩文唱酬。

## 萬里橋邊女校書

薛濤，墜地時哭聲「聲震屋宇」，如江上怒濤，其父薛郾為其取名為「濤」，字洪度。據《名媛詩歸》載，「濤八九歲知音律，其父一日坐庭中，指井梧示之曰：『庭除一古桐，聳幹入雲中』，令濤續之，即應聲曰『枝迎南北鳥，葉送往來風』。父愀然久之。」父親之所以「愀然」，原因即在於古人很迷信「讖」，本來應該招鳳引凰的梧桐，在薛濤的眼裏變成了迎來送往的主兒，這便是不祥之兆，意喻她今後會淪為迎來送往的風塵女子。

果然，一語成讖。薛濤 14 歲時，父親便去世了，她與孀居的母親裴氏相依為命，生活極其窘困。迫於生計，薛濤不得不在 16 歲時以「色比丹霞朝日，形如合浦圓鏡」的容貌，以及「通音律，善辯慧，工詩賦」的才情在歌場上侍酒娛客，成為樂籍。

第一個改變她命運的人，叫韋皋。貞元元年（公元 785 年），韋皋出任劍南節度使，聽說薛濤才貌出眾，召她到帥府待宴賦詩。聰敏過人的薛濤即席作了一首七律《謁巫山廟》，一句「惆悵廟前多少柳，春來空門畫眉長」讓韋皋讚不絕口，從此對她恩寵有加，帥府每有盛宴，定召薛濤前來助興。一年後，韋皋惜薛濤之才，準備奏請朝廷讓她擔任校書郎官職，後雖未實現，但「女校書」之名卻不脛而走，成為蜀中交際場中的風流人物。

## 不得籠中再喚人

但薛濤到底年輕氣盛，開始有點得意忘形，甚至介入了帥府政事。據五代文人何光

遠的筆記小說《鑿戒錄》卷十記載：「應銜命使者每屆蜀，求見濤者甚眾，而濤性亦狂逸，不顧嫌疑，所遺金帛，往往上納。」此事激怒了韋皋，於貞元五年（公元 789 年）發出一紙貶書，將薛濤貶往偏僻的松州邊關。聰明的薛濤馬上明白了自己的處境，她在接到貶書後只是冷靜地收拾行囊趕赴松州。途中才把邊塞荒涼之景與內心悔恨之情結合起來，寫下了《罰赴邊有懷上韋相公》及十首著名的離別詩，差人送給韋皋。十首離別七絕透過犬、筆、馬、鸚鵡等來喻己，



後人在錦江邊上築望江樓以紀念薛濤。



在與元稹分別後，薛濤寫了不少詩作表達她的相思之情。

而把韋皋比做是掌握自己命運的主、手、殿、籠等，只因犬咬親情客、筆鋒消磨盡、名駒驚玉郎、鸚鵡亂開腔，導致了主人的厭棄，字裏行間有對自己放肆行為的悔恨，有對韋皋的祈求和道歉。詩組送到韋皋手裏，他即刻軟了心，召回薛濤。

經過這次變故，薛濤成熟了，看懂了官場的險惡與黑暗。韋皋去世後，朝廷派武元衡來蜀接任，薛濤獲准脫離樂籍，在景色優美的浣花溪邊定居。不過，她並沒有徹底退出蜀中的社交場，後來的歷任節度使都還曾邀請她以歌妓兼清客的身分去帥府做客，並給與很高的禮遇。當時與薛濤交往的名流才子也很多，如白居易、牛僧儒、令狐楚、裴慶、張籍、杜牧、劉禹錫、張祜等，都與她有詩文唱酬。

## 淚濕紅箋怨別離

與白居易並稱為「元白」的著名詩人元稹，也曾與薛濤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戀情。元稹在未見薛濤之前，就久聞其詩壇的盛名，十分仰慕。元和四年（公元 809 年），元稹授監察御史，出使東川，終在司空嚴綬的引薦下結識了薛濤。當時，元稹年僅 30 歲，薛濤已是 41 歲的遲暮美人。但兩人仍因互慕才而墜入愛河。元稹讚美集才華和秀美於一身的薛濤時說：「錦江賦滑城眉秀，幻出文君與薛濤。」薛濤也作詩《池上雙鸞》表白心跡，詩曰：「雙棲綠池上，朝暮共飛還。更忙將翅日，同心蓮葉間。」

但好景不長，幾個月後，元稹因妻子韋叢病逝而離開蜀地，從此沒再回來。薛濤只能遠望長安，掩袖悲歎。她後來的詩作大多寫滿刻骨的思念和悲涼，例如《春望》的「花開不同賞，花落不同悲。欲問相思處，花開花落時。攬草結同心，將以遺知音。春愁正斷絕，春鳥復哀吟。風花日將老，佳期猶渺渺。不結同心人，空結同心草。那堪花滿枝，翻作兩相思。玉箸垂朝鏡，春風知不知。」以及《牡丹》的「去年零落暮春時，淚濕紅箋怨別離。常恐便同巫峽散，因何重有武陵期？傳情每問馨香得，不語還應彼此知。只欲欄邊安枕席，夜深同共說相思。」

## 清風明月自有情

大和六年（832）年，64 歲的薛濤病逝，葬於萬里橋畔的錦江邊。當時的劍南節度使段文昌為她親手題寫了墓誌銘，並在她的墓碑上刻上「四川女校書薛濤洪度之墓」，至此，「女校書」真正成了薛濤的別名。

她的才情與風流，以詩歌和詩箋的形式流傳下來。四萬八千首的《全唐詩》收錄了她 81 首

## 名人情史軼聞

即使在詩歌文化空前繁盛的唐朝，薛濤也是其中極其璀璨的一顆明珠——她與同處中晚唐時期的李冶、魚玄機和劉采春並稱為「唐代四大女詩人」。對於薛濤的詩，歷來評價都是比較高的，唐代詩人王建就說她「掃眉才子知多少，管領春風總不如」，明代戲曲家高濂說她的詩「可以伯仲杜牧」……薛濤不僅有詩才，還極富奇思妙想，她發明的「薛濤箋」蘊含女性特有的情趣與雅致，成了文人雅士收藏的珍品。只可惜，她的愛情是一片蒼茫的荒原，花開暗淡。

特約撰稿人 李一帆



薛濤發明的「薛濤箋」備受文人雅士推崇

詩，為唐代女詩人之冠。不僅如此，她還出過一本詩集《錦江集》，一共五卷，存詩五百餘首，可惜失傳於元代。她以胭脂木浸泡搗碎成漿，加上雲母粉、滲入井水製成的「薛濤箋」備受文人雅士推崇，甚至官方國札也使用此箋，流傳至今。

後人為了紀念風塵才女薛濤，在錦江邊築望江樓，樓上一副楹聯寫盡了她一生的繁華與落寂，更讚許她的才華不遜杜甫，曰：「古井冷斜陽，問幾樹枇杷，何處是校書門巷？大江橫曲欄，佔一樓煙雨，要平分工部草堂。」甚至在她死了幾百年後，清代文學家李調元在花甲之年還一口氣為薛濤吟詠了十首詩。一生坎坷、情愛無依的薛濤，若地下有知，也該欣然微笑了吧。



## 國家記憶

### 慈禧選取黃龍旗

大清帝國的國旗，是 1888 年（光緒十四年）認定的「黃底藍龍戲紅珠圓」，即俗稱的清朝「黃龍旗」。「始作俑者」是晚清重臣李鴻章，他在同西方列強談判、簽約、通商、互派外交人員等外交活動中看到西方列國莊嚴懸掛國旗，而中國卻無旗可掛，深感有失「天朝威儀」，於是上奏慈禧太后，提出在外交場合中需要有大清國旗的旗幟，請求頒製國旗。慈禧就命李鴻章負責設計圖案。經過多方徵集篩選，李鴻章上呈了八卦旗、黃龍旗、麒麟旗、虎豹旗等多種方案，供慈禧太后選取，最後決定使用黃龍旗為大



李鴻章與奧斯麥。



黃龍旗與《普天樂》曲譜。

## 清朝國旗國歌的命運

中國封建社會延續了兩千多年，清代以前的歷朝歷代都沒有國旗、國歌的概念。到了清王朝晚期，清政府才逐漸引入西方國家的一些概念，其中包括國旗與國歌。

清國國旗。其中，黃色及龍都是大清皇帝的象徵，以黃龍旗作為國旗有「朕即國家」的意思。黃龍旗在 1912 年 1 月 10 日，清政府被推翻後由五色旗取代。

### 《普天樂》呼喚民族覺醒

大清帝國的國歌，則先後有《普天樂》、《李中堂樂》、《鞏金甌》等不同版本。《普天樂》出自曾國藩之子曾紀澤之手。他在出任清朝駐英大使期間，看到西方國家在公共禮儀場合演奏國歌，很是為這個儀式所感動，覺得清帝國也應有自己的國歌，於是在光緒四年（1878 年）向朝廷上呈了一部《國樂草案》，沒有得到允准，但該「國樂」在海外已被當做國歌來演奏，曾紀澤歌詞部分原文是：「一統舊江山，亞細亞文明古國四千年！最可歎：猶太、印度與波蘭，亡國恨，談之心寒！」字裏行間透過其他文明古國亡國的詠歎，告誡大清國臣民們要愛護自己的國家，說明當時有識之士愛國愛民族的人心覺醒。

《李中堂樂》大致可被視為是大清帝國第二首國歌。1896 年，清政府派遣北洋大臣、直隸總督李鴻章作為外交使節赴西歐和俄羅斯訪問。在歡迎儀式上，主方要演奏中國的國歌。倉促之間，李鴻章只好派人臨時找了一首唐朝詩人王建的七絕詩加以改編，配以

宮廷古曲，作為國歌臨時使用。這首歌的歌詞為：「金殿當頭紫閣重，仙人掌上玉芙蓉。太平天子朝元日，五色雲車駕六龍。」此後的近十年間，清政府在與他國交往以及國內大典中，都襲用這首歌曲。但此歌作為宮廷曲調，沒有昂揚和鼓舞人民的作用，歌詞也無法看出作為鼓動國家民族精神氣概的文字，所以沒有取得正式國歌的法統地位。

### 《鞏金甌》難挽舊山河

大清國真正有「法統地位」的國歌，是《鞏金甌》。宣統二年（1910），曾到日本考察音樂的禮部左參議曹廣權，鑒於「各國皆有專定國樂，極致欽崇，遇親貴遊歷，公使宴集，既自奏國樂」，他奏請朝廷「整飭禮樂，以正人心」。宣統三年（1911 年 10 月 4 日），愛新覺羅溥儀批准內閣：「典禮院會奏，遵旨編制國樂專章一折；聲音之道，與政相通，前因國樂未有專章，諭令禮部各衙門妥慎編制。茲據典禮院會同各該衙門將編制專章繕單呈覽，聲詞尚屬壯美，節奏頗為和雅，著即定為國樂，一體遵行。」清王朝從此有了名為《鞏金甌》的「國樂」，歌名的意思是「鞏固清王朝的萬里江山」，由清政府海軍部參謀官、著名思想家嚴復作詞，禁衛軍軍官、皇室成員傅何作曲。

《鞏金甌》的歌詞寓意優美，其中寫道：「鞏金甌，承天幃，民物欣茂，喜同袍，清時幸遭。真熙皞，帝國蒼穹保。天高高，海滔滔。」大意是，「承蒙上天庇祐，當保半疆土。老百姓們都歡欣鼓舞，慶幸生於清平盛世，真是幸福吉祥，心情舒暢。大清帝國有上蒼保佑，會像蒼天一樣不會塌下，像大海一樣不會枯乾。」遺憾的是，這曲國歌頒布後的第六天就爆發了武昌起義，大清帝國壽終正寢，國歌自然也就無疾而終，堪稱是世界上最短的一首國歌。

## 人物春秋

### 「還珠公子」張伯駒

上海古籍出版社 8 月擬推出「張伯駒集」，將這位集詞人、收藏家、戲劇家、書畫家於一身的文化名人重新帶回人們的視野。

張伯駒（1898-1982），字家駒，號蕪翁，別號雪春主人、好好先生，1898 年 3 月 14 日生於官宦世家，係張錦芳之子，袁世凱的表姪，與張學良、溥儀、袁克文一起並稱為「民國四公子」。他一生醉心於收藏中國古代書畫，初時出於愛好，繼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為己任，他不惜一擲千金，雖變賣家產或借貸亦不改其志。經過他手蓄藏的書畫名跡見諸其著作《叢書書畫錄》者，便有 118 件之多，被稱為「天下第一藏」。

1956 年，張伯駒及其夫人潘素將 8 件批收藏了 30 餘年的書畫名跡捐獻給北京故宮博物院，包括中國傳世最古墨跡西晉陸機《平復帖》，傳世最古畫跡隋展子虔《遊春圖》等，這些文物成為故宮博物院的重寶；1965 年，他又將《百花圖》及所剩的其他古書畫共計三十多件藏品捐獻給吉林省博物館。對此壯舉，張伯駒自云：「不知情者，謂我蒐羅唐宋精品，不惜一擲千金，魄力過人。其實，我是歷盡辛勞，也不能盡如人意。因為黃金易得，國寶無二。我買它們不是賣錢，是怕它們流入外國。」

這段發自肺腑的話被記錄在了張伯駒先生之女章鈺和所著的《往事並不如煙》裏，它折射出來的某種文化及人格力量，溫暖著一代中國人的文化記憶。



晚年的張伯駒及夫人潘素。

張伯駒